

恒月升日

故宮博物院藏鐘錶文物



*Momentos
da
Eternidade*



Colecção de Relógios do Museu do Paláci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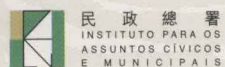
日升月恒



澳門 藝術博物館 MUSEU DE ARTE DE MACAU

Colecção de
Relógios do
Museu do Palácio

主辦
ORGANIZAÇÃO
Organization



澳門藝術博物館
MUSEU DE ARTE DE MACAU



協辦
CO-ORGANIZAÇÃO
Co-Organization

澳門日報
MACAO DAILY NEW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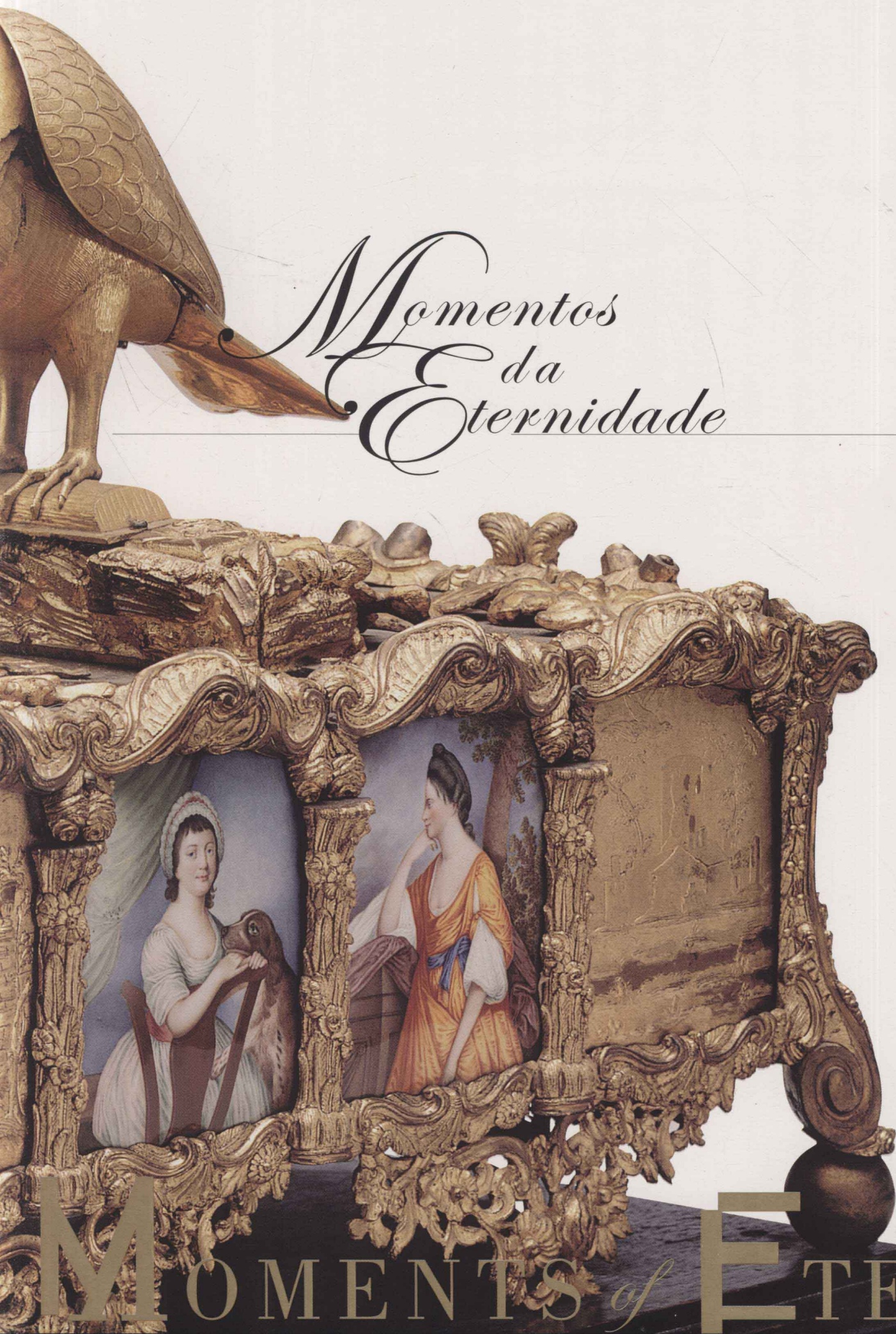


恒月升日

K865-22
2013/

物又錄鐘藏孫官故

*Momentos
da
Eternidade*



*Timepieces
Collection from
the Palace Museum*

MOMENTS of ETERNITY





目

錄

9	劉仕堯	澳門民政總署獻辭
10	鄭欣淼	故宮博物院獻辭
12	吳榮恪	澳門基金會獻辭
13	安棟樑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獻辭
14	吳衛鳴	序
38		編輯例言
		圖版
40		西洋部分
42	關雪玲	• 萬里遙來二百年——英國鐘錶
190	郭福祥	• 晷刻毫無爽——法國鐘錶
218	郭福祥	• 奇珍來海舶——瑞士鐘錶
236		中國部分
238	關雪玲	• 巧製符天律——清宮做鐘處鐘錶
284	關雪玲	• 準溯天文列貢珍——廣州鐘錶
336		附錄
338	郭福祥	• 身邊雅稱佩殊珍——與鐘錶相關之文物
414		論文
416	郭福祥	西方鐘錶的傳入與宮廷鐘錶收藏的興起
422	關雪玲	清宮做鐘處及其鐘錶
434	關雪玲 郭福祥	清宮鐘錶的陳設和使用
438	錢九如	清宮西洋鐘錶的來源
442	惲麗梅	故宮藏西洋鐘錶特點
454		展品目錄
		索引
472		展品筆劃索引
476		鐘錶儀器款識索引
480	陳浩星	跋



I n d i c e

- 19 Lau Si lo
20 Zheng Xin Miao
22 Vitor Ng
23 João Manuel Costa Antunes

MENSAGEM

MENSAGEM

MENSAGEM

MENSAGEM

- 24 Ung Vai Meng

PREFÁCIO

39

NOTA DO EDITOR

ILUSTRAÇÕES

- 40
42 Guan Xue Ling
190 Guo Fu Xiang
218 Guo Fu Xiang

Série Europeia

- *Relógios Britânicos*
- *Relógios Franceses*
- *Relógios Suíços*

- 236
238 Guan Xue Ling
284 Guan Xue Ling

Série Chinesa

- *A Fábrica de Relógios do Palácio Qing*
- *Relógios de Cantão*

- 336
338 Guo Fu Xiang

Apêndice

- *Antiguidades Associadas a Peças de Relojoaria*

414

ARTIGOS

- 448 Guo Fu Xiang
449 Guan Xue Ling
450 Guan Xue Ling, Guo Fu Xiang
451 Qian Jiu Ru
452 Yun Li Mei

O Aparecimento dos Relógios Ocidentais e a Popularidade do
Coleccionismo de Relógios Imperiais

Fábrica de Relógios do Pálacio Imperial Qing

Exposição e Uso de Relógios no Palácio Qing

A Origem dos Relógios Ocidentais no Palácio Qing

Características dos Relógios Ocidentais do Palácio Imperial

454

DESCRIÇÃO DAS PEÇAS

- 482 Chan Hou Seng

POSTSCRIPTUM



C o n t e n t s

29 Lau Si lo

MESSAGE

30 Zheng Xin Miao

MESSAGE

32 Vitor Ng

MESSAGE

33 João Manuel Costa Antunes

MESSAGE

34 Ung Vai Meng

PREFACE

39

NOTE OF EDITOR

ILLUSTRATIONS

40

European Series

42 Guan Xue Ling

- *British Timepieces*

190 Guo Fu Xiang

- *French Timepieces*

218 Guo Fu Xiang

- *Swiss Timepieces*

236

Chinese Series

238 Guan Xue Ling

- *Qing Palace Clock-Making Factory*

284 Guan Xue Ling

- *Guangzhou Timepieces*

336

Appendix

338 Guo Fu Xiang

- *Relics Associated with Timepieces*

414

ARTICLES

448 Guo Fu Xiang

Emergence of Western Timepieces and the Popularity of Collecting Imperial Timepieces

449 Guan Xue Ling

Qing Palace Clock-Making Factory and Timepieces

450 Guan Xue Ling, Guo Fu Xiang

Display and Usage of Timepieces in the Qing Palace

451 Qian Jiu Ru

The Provenance of Western Clocks and Watches in the Qing Palace

452 Yun Li Mei

Characteristics of Western Timepieces in the Imperial Palace

454

CAPTIONS

486 Chan Hou Seng

POSTSCRIPT



獻

辭



劉仕堯

澳門民政總署管理委員會主席

民政總署轄下澳門藝術博物館於澳門回歸祖國五周年之際再次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澳門基金會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合作，為澳門市民及中外遊客獻上“日升月恆——故宮珍藏鐘錶文物展”。“日升月恆”語出《詩·小雅·天保》：“如月之恆，如日之升。”有與時俱進之意，象徵澳門回歸祖國大家庭之後，與祖國一起繁榮發展，步向美好的明天。

在我國古代，有日晷、水鐘、火鐘、銅壺滴漏等計時器。北宋宰相蘇頌曾主持建造了“水運儀象臺”，且有擒縱器，工作時能發出嘀嗒嘀嗒的聲音。但是，自鳴鐘真正的產生與發展，是在歐洲，並於十六世紀由傳教士引入中國，深得帝王貴族的喜愛，成為皇宮所收藏的奇珍異寶中非常特別的一項。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鐘錶不但種類繁多，數量逾千，且就質量而言，本次展覽精選的鐘錶，有出自歐洲英國、法國、瑞士的名家之作，也有清宮做鐘處和廣州生產的精品，這些展品代表了其時鐘錶製作技術的最高成就，可以說是在一個方面展示了十八世紀西方文明與中華民族智慧融合的成果。故宮博物院專家及展覽工作人員通力合作，為“日升月恆”特展付出不少心血，將一件件珍品呈現廣大觀眾眼前，相信一定能令大家感到欣喜。

為此，本人謹代表澳門民政總署，對故宮博物院多年來的鼎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謝，沒有故宮的無私援助，全力支持澳門藝術博物館工作，為弘揚中華文化盡心盡力，澳門市民及中外遊客絕不可能每年度都有緣在此得見如此珍貴的國家級文物。同時亦感謝一直參與合辦展覽的澳門基金會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有了這股力量的投入，使澳門的文化藝術事業更加興旺發展。

為了回報社會各界的勉勵，民政總署轄下澳門藝術博物館將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為推動澳門的文化藝術事業盡最大的努力，將更多更好的藝術活動帶來本地，以饗澳門市民及海內外遊客。

獻辭



鄭欣淼

文化部副部長

故宮博物院院長

“日升月恆——故宮珍藏鐘錶文物展”，是故宮博物院與澳門藝術博物館第六次聯袂舉辦的大型文物展，也是故宮首次在院外舉辦的大型鐘錶展覽。一次性精選一百二十件（套）鐘錶出院展覽，在故宮歷史上絕無僅有。

明萬曆年間，西方來華的傳教士為了謀求教務發展，幾經摸索、權衡，採取了展現西方科學為主旨的傳教策略。他們以自鳴鐘作為“鋪路石”，在廣東有了最初的立足之地。公元一六零一年利瑪竇以兩架自鳴鐘作“敲門磚”，進而叩開了紫禁城的大門。明清之際以傳教士為媒介的中西文化交流上有著特殊意義的一頁，就這樣揭開了。這兩架自鳴鐘是皇宮中擁有的最早的近代機械鐘錶。此後，利瑪竇又向明朝皇帝進獻過自鳴鐘。從那時起，把玩品味造型各異的自鳴鐘錶成為中國帝王的一種新時尚。明亡清興，江山鼎革，但傳教士仍把進獻鐘錶作為親近皇帝的重要手段，而大清皇帝與大明君主對鐘錶有著相同的嗜好。到了乾隆年間，西洋鐘錶的應用相當普遍，不僅宮廷大量收藏，且為達官顯貴、富商巨賈、文人學士加倍珍愛並大力搜購。鐘錶成了中國人認識西洋文化的重要途徑之一。

與中國傳統的計時器相比，西洋自鳴鐘具有複雜、緊湊、耐用的金屬結構，走時準確度高，使用方便、可靠，報時直觀，造型新穎多樣，尺寸可大可小，等等。因此，致使國人競相仿製，清廷也概莫能外。在經歷了明末清初單純仿製的風潮後，中國鐘錶開始了自主發展的道路，十八世紀出現了幾個生產中心，製造著具有各自特色的鐘錶類型，如清宮做鐘處、廣州等地。

清宮遺存中、外鐘錶一千多件，製作年代從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初。外國鐘錶包括了英國、法國、瑞士等國所產；國產鐘錶則有清宮做鐘處所造的各式鐘錶、廣州鐘錶等。儘管各自的文化背景決定了它們以不同造型出現，但裝飾華貴、製作精美、功能複雜，機械水平旗鼓相當，它們代表了當時鐘錶製造的最高水準。

鐘錶是故宮博物院豐富藏品中一個十分特殊與珍貴的種類，在世界博物館的同類收藏中也名列前茅。此次所精選的一百二十件（套），按其產地和反映的內容分為六部分展示，每一部分展品既有其地域特色又相互聯繫。第一部分的英國鐘錶大多通體鍍金，造型多樣，巧布各種活動玩意裝置。第二部分法國鐘錶則主要展示了工業題材鐘錶及四明鐘。第三部分展示以透明琺瑯、琺瑯微畫為裝飾手法的瑞士鐘錶。第四部分為做鐘處鐘錶，其中的御製鐘為了突出皇家的富有和豪華，多用紫檀木、紅木為外殼，以樓臺亭閣的傳統建築形式為造型，上嵌琺瑯或描以金漆等，烘托出古樸與威嚴。第五部分廣州鐘錶最突出的特點，是其表面多飾以色彩鮮豔的藍、綠、黃等色廣琺瑯。展覽的第六部分是與鐘錶相關的文物，彙集了有鐘錶形象的器物、繪畫等，宮中鐘錶的使用由此可見一斑。

鐘錶不僅僅是計時器，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載體。當年來華傳教士一般先在澳門落腳，使得澳門成為中西文化交彙之地。今天在此舉辦鐘錶專題展，其意義不言而喻。

獻

辭



吳榮恪

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

澳門基金會自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推動澳門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至今與民政總署轄下澳門藝術博物館多次合作，為澳門市民帶來許多難得一見的高素質展覽。其中既有西方的藝術精品，也有來自內地的中華民族文物珍寶，當然更包括每年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合作的珍貴文物展，這已經成為澳門一年一度的藝術盛事。

自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澳門回歸祖國之時舉辦“盛世風華”展覽算起，澳門基金會已連續七次與民政總署轄下之澳門藝術博物館及故宮博物院合作。今年舉辦的大型文物展，以故宮珍藏鐘錶為專題，與以往的書畫及陶瓷、玉石、琺瑯、刺繡、法器、佛像等器物內容全然不同，相信會令參觀者耳目一新。

觀眾可以在這些標誌著時間的精美機器前，欣賞西方工匠匠心獨運的製作與中國匠人巧奪天工的手藝，感受這些衡量時間的機器見證一個又一個朝代的更替。

從西方泊來的新奇的西洋鐘錶，在中國宮廷裡倍受帝王的喜愛，舊時王榭堂前燕，今日都來到澳門藝術博物館與市民及中外遊客見面。在中西文化交融的澳門，我們欣賞這些源自歐洲和具有中國獨特設計風格的鐘錶，當能感受另一番中西文化融合的樂趣。

時值澳門回歸祖國五周年，澳門基金會特別支持舉辦這個展覽，作為慶祝的賀禮，也希望這些珍貴文物能帶給澳門市民與中外遊客一個驚喜。

獻辭



安棟樑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局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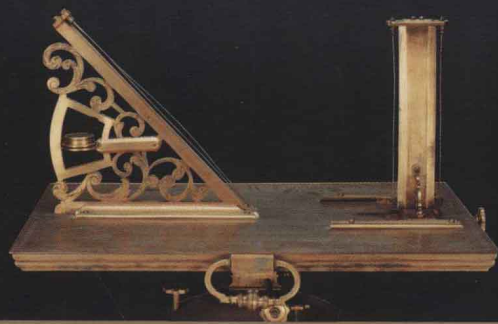
文化藝術作為重要的旅遊資源，在澳門旅遊事業近年迅速發展的形勢下顯得尤為重要。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本著推動澳門旅遊文化的宗旨，多次參與民政總署轄下澳門藝術博物館與內地最優秀的博物館之一——北京故宮博物院合作的展覽。這些展覽，已經成為澳門本地區至為重要的文化藝術活動，也因此提高了澳門在海內外文化藝術舞臺上的知名度。從更高的視角觀察，此舉推動了澳門文化旅遊事業的發展。

澳門藝術博物館近年舉辦連串文物藝術展，以高品質的展覽內容吸引了除本地觀眾以外的內地、香港、台灣以及歐、美觀眾。當中有很多人是專程來澳門參觀澳門藝術博物館所主辦的展覽的。

由此可見，一個優質展覽，可以是一種正面的宣傳推廣，提升澳門在國內外的文化形象，也可以在遊客的心目中留下美好印象。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再次與民政總署轄下澳門藝術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及澳門基金會合作，在澳門回歸祖國五周年之際，舉辦“日升月恆——故宮珍藏鐘錶文物展”，並作為慶祝澳門回歸祖國五周年的賀禮。本人相信這個展覽一定能一如既往地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得到澳門市民及中外遊客的欣賞，成為澳門藝術博物館展覽歷程中又一成功之作。

序



吳衛鳴

澳門藝術博物館館長

十六世紀中葉，倭患嚴重，明政權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遼闊的國土終止了一切對外交往。嘉靖三十一年（公元一五五二年）冬天，第一位企圖來華傳教的西班牙人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 1506 - 1552）屢經挫折仍未能踏足中土，最後，這位耶穌會創始成員還是淒涼地病逝於廣東沿海一處荒島曠野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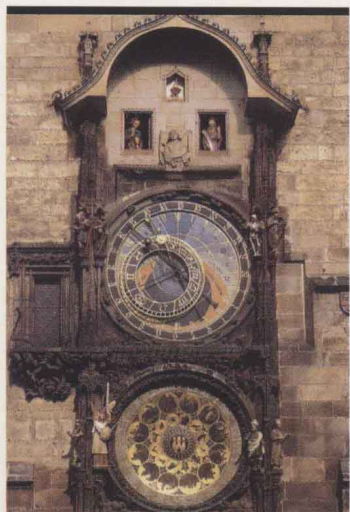
多年以後，儘管西方商旅、傳教士已在南海邊陲的小小澳門半島暫時落腳，但通往中國內陸傳教的大門依然緊閉。

“巖石，巖石，汝何時得開？”這是早期傳教士面對封閉的帝國所發出的無奈慨嘆。

萬曆十年（公元一五八二年），機遇終於出現。兩位耶穌會會士羅明堅（Michaele Ruggieri 1543 - 1607）與巴范濟（Francisco Pasio 1554 - 1612）在一次與廣東總督會面的珍貴機會中，送上了一座中國人聞所未聞的西洋自鳴鐘作禮物，換取了他們在肇慶長達四、五個月的特殊居留恩許，為隨後而來的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 - 1610）等天主教傳教士於明末的活動創造了條件。利氏在一五八二年到達澳門，後幾經波折於一六零一年來到北京。在他呈給萬曆皇帝的獻禮中，就包括了兩件自鳴鐘。從此，莊嚴雄偉的中國宮殿內開始響起了嘀嗒嘀嗒的清脆節奏。

自鳴鐘在中國的出現不但引起上至皇室貴胄、下至黎民百姓的好奇，亦打開了他們與這些遠方使者相互溝通的話題，為以後長達多個世紀的中西文化交流投出了第一顆極有成效的問路之石。

無垠的穹蒼星宿運轉，大地四時交替，眼前仿似一幕幕壯麗舞臺觀景，讓身處其中的人類，把自身的精神需要與對大自然的認知緊緊相扣，最終歸納為對生命節奏的理解，年、月、日等時間概念就是這種節奏不斷延續的代碼。



捷克布拉格舊城廣場的大型天文鐘，建於十五世紀初，該天文鐘最特別之處是，除了顯示時間之外，還準確模擬出太陽、地球與月亮間的運行軌跡。同時，此鐘亦具有濃厚的大眾娛樂性質。每逢整點便金雞高唱，位於上方的窗口會打開，耶穌門徒樣人物會相繼走出，而右側一副白色的骷髏還會拉動搖鈴，提醒世人生命苦短，要珍惜光陰。

Construído no início do século XV, este relógio astronómico de grandes dimensões encontra-se em Praga na praça da cidade velha. A principal característica deste relógio é que, para além de dar as horas, pode também seguir com exactidão a órbita da Terra, do sol e da lua. O relógio constitui também uma fonte de entretenimento para os locais e para os visitantes da praça da cidade velha, pois a cada hora, à hora certa, o relógio dourado emite um som alto e os apóstolos de Jesus emergem de uma janela. À direita do relógio um esqueleto toca um sino, lembrando a brevidade da vida e que o tempo sobre a Terra deve ser apreciado.

Built early in the 15th century, this large astronomical clock is displayed in Prague in the old city plaza. The main feature of this clock is that, as well as telling the time, the clock can also accurately track the orbit of the earth, moon and sun. The clock is also a source of entertainment, for local people and those visiting the old city plaza, as every hour, on the hour, the golden cock will crow loudly and the apostles of Jesus will emerge from an upper window. On the right hand side of the clock a skeleton rings a bell, to remind people that life is short and that time on earth is to be treasured.

漫長的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對天文、曆法的理解及相關知識的壟斷，一直是統治者的特有權利。在古老的歐洲城市，安置於廣場及公共建築的大型時鐘具有與公眾分享社會秩序的性質，而在中國皇宮，凡是正殿前都安放著一個計時日晷，因為對時間及曆法的掌握，意味著神秘宇宙代言者的特殊身份，隱含著君權神授的象徵性意義。

明清交替之際，精通西方天文、曆法、數學的歐洲傳教士並未因政權的嬗變而被摒棄，反而在學術層面上受到滿清統治者更大的接受與尊重。包括皇帝在內的貴族上層無不對西方新鮮事物嘖嘖稱奇。更重要的是，這些對天象及曆法規律準確無誤的闡釋，實際上足以成為大清樹立國家正統權力的有效象徵性工具。當然，精明的傳教士也明白箇中道理，並及時地把握千載難逢的時機。順治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八月初一日，應用多年的傳統《大統曆》預報失準，耶穌會會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 - 1666)立刻向清帝提出以西方新儀器測算曆法，讓西洋天文儀器進入清宮的大門。次年，清政府頒布湯若望制定的《時憲曆》，順治帝還賜湯氏“通玄教師”的封號，但保守勢力卻對之大為不滿。到了康熙七年（公元一六六八年）“曆法之爭”，遭誹謗入獄的湯若望與助手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 - 1688)再次以先進的象限儀、紀限儀、赤道經緯儀等西洋儀器準確無誤地測出當年立春時日，不但擊退了朝廷中的對抗勢力，亦藉此重新確立自身無可置疑的特殊身份，進一步拉近了與康熙，這位十四歲君主的距離，使一度在中國處於危難中的天主教傳教事業得以復甦並有所發展。南懷仁復被起用並掌管欽天監事務後，這位耶穌會會士將北京觀象臺上屬於元、明時代的儀器統統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他指導下製造出來的先進儀器，對清代的曆法改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康熙是位好學開明的皇帝，他對西方科學技術抱有極大的熱忱，於歐洲自鳴鐘亦顯得十分喜愛。他曾寫了一首《詠自鳴鐘》詩：

“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輪行隨刻轉，表指按分移。絳幘休催曉，金鐘預報時。清晨勤政務，數問奏章遲。”

由此看出，自鳴鐘已是這位勤政君主安排生活及工作秩序的必需之物。康熙皇帝還在養心殿造辦處增設了修理及製造自鳴鐘的作坊，從此由中國宮廷到民間，機械鐘錶的流行和製造逐漸展開。

到了乾隆時期，國家社會穩定，生活富裕。皇帝熱衷於身邊的書畫遊樂與各類玩物之中，飄洋過海遠道而來的西洋鐘錶已由原來的先進科學實踐與天道正統象徵內涵轉變為閒逸消遣的高級玩具及奢侈觀賞擺設。此一時期除了大量進口歐洲豪華精美，活動靈巧的鐘錶之外，在皇帝的旨意下，宮廷之內的歐洲及中國鐘錶技師更挖空心思，製作出大量供玩賞的各式動態新奇時鐘，並配合黃金、玉、漆、象牙、寶石、紫檀等貴重物料的運用，務求使每件自鳴鐘能達到金碧輝煌、器宇不凡的高度裝飾效果。

鍍金大象的眼珠左右轉動，鼻子與尾巴亦隨之擺動，花瓶上的花兒開開合合；漁、樵、耕、讀人物亦在音樂配襯下活動自如，這些自鳴鐘的可愛之處實在叫人嘆為觀止。一件件結構精巧的機械鐘錶與裝置，不僅是人類對自然科學知識的積累與提煉，同時顯示出早期傳教士為實踐使命所傾注的毅力與智慧，亦反映了皇



隨著鐘錶的日漸流行，中國本土也開始製造自鳴鐘。這些時鐘除了日常的計時功能外，還成為不少家庭的重要擺設。在民間，百姓分別取直身時鐘和潔淨的瓶子組成了寓意圖像——“終身平靜”。因“鐘身”與“終身”、“瓶淨”與“平靜”同音，表達出心安理得，樂在其中的儒家修身處世人生追求。

《母與子》

意大利神父南懷謙

一九零四年至一九一四年攝於陝西漢中地區。
意大利宗座外方傳教會收藏。

À medida que os relógios se começaram a tornar populares, a China começou a produzir os seus próprios relógios de carrilhão em vez de os importar. Estas peças de relojoaria não só como instrumentos de medição do tempo na vida diária como se tornaram decorações domésticas muito apreciadas em casas por todo o país. Em geral, costumavam ser escolhidos estilos de relógios remanescentes de relógios de pé. Este estilo tornou-se uma imagem e metáfora de uma vida fácil e calma. Metáfora que surgiu devido às similitudes linguísticas entre as palavras em Mandarim para “Corpo de relógio” e “Vida Sã” e entre as palavras para “Garrafa limpa” e “Calma e fácil”. A frase “vida calma e fácil” representa o estar feliz com uma consciência tranquila numa atitude moral confuciana na prossecução dos objectivos da vida.

“Mãe e Filho”

Pc. Leone Nani (Itália)

1904 - 1914. Foto na região de Han Zhong

Colecção do Instituto Pontifical das Missões Estrangeiras, Itália

As clocks and watches started to become more popular, China started to make produce its own chiming clocks instead of importing them. These chiming clocks not only functioned as time keeping devices for daily life, but also became some of the most treasured decorations in family homes across the country. In general shoppers tended to chose a style of clock that was reminiscent of a standing clock/clean bottle. This style became a symbolic image and a metaphor for a “Calm and Easy Life”. The metaphor came about due to the lingual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Mandarin words for “Clock Body” and “Whole Life” and the Mandarin words for “Clean Bottle” and “Calm and Easy”. The phrase “Calm and Easy life” represents being happy with a clear conscience with a Confucius morale and attitude whilst chasing the goals of life.

“A Mother and Child”

Fr. Leone Nani (Italy)

1904 - 1914. Photo of the Han Zhong Region.

Collection of Pontifical Institute for Foreign Missions, Italy.